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儿童家具设计研究

方景荣¹, 陈振益^{2,3}

(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90; 2. 五邑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90;
3. 澳门城市大学 创新设计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目的** 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相关理论, 探究符号学作为设计方法应用到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可行性。**方法** 从接受者对事物信息认知的类型出发, 以符号感知作为载体, 厘清事物信息在“物(事物)—人(接受者)—物(产品)”之间的传递与转化关系; 借助已完成的事物信息传递与转化的类型分析框架, 分析符号学作为儿童家具设计方法的基本原理, 结合符号感知传递与转化的不同类型方式, 构建出不同类型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果** 以具体的设计方案验证了框架的合理性, 证明该框架具备为儿童家具创新设计提供研究设计范式的可能性。**结论** 通过将符号学应用于儿童家具设计, 促进两者的融合, 增强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深度, 夯实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 结构主义符号学; 符号感知; 儿童家具; 设计范式; 融合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02-0081-09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02.010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Semiotics Theory

FANG Jing-rong¹, CHEN Zhen-yi^{2,3}

(1. Jiangmen Polytechnic, Guangdong Jiangmen 529090, China; 2. School of Art & Design, Wuyi University, Guangdong Jiangmen 529000, China; 3. 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miotics as a design method to be applied in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the cognition from the recipient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ings, symbol perception was taken as the medium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information of things between "objects (things)-people (recipients)-objects (produc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mplete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g information, the basic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emiotics as the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 perception, different types of basic framework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text were construct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framework was verified by specific design scheme, proving that the framework had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research and design paradigm for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The application semiotics in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semiotics and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improve the research depth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consolidate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KEY WORDS: structural semiotics; symbol perception;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paradigm;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22-08-13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18GWZDXM002)阶段性成果; 2020年度江门市基础与理论科学研究类科技计划项目(2020JC02068)阶段性成果; 2020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项目(20GYB34)阶段性成果; 2021年江门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JM2021C06)

作者简介: 方景荣(1985—), 男,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家居设计工程。

通信作者: 陈振益(1982—), 男,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家具设计。

当代家具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家具设计的方法和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路径注重多学科的交叉”^[1]理念的提出,预示着家具设计研究范式将会发生转变。如果以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理论作为基础来看待今天家具设计领域的话,那么它正在经历着一场“范式转移”的变革^[2]。因此,寻求一种适合当代家具设计的研究范式,成为当下家具研究领域的迫切要求。

儿童家具作为当代家具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图式理论中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认知的“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是基于自身的自主调节,通过同化、顺应等方式来与外部环境相平衡而达到^[3]”的观点,在具体的儿童家具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其严格的尺寸关系,更要兼顾其对儿童思想、思维、感知、意识的启发等方面的内容,即在满足儿童家具使用功能的同时,要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观认为,认知是指对象的意义在“人与物”的系统结构中相互传递与转化的过程;他还指出,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个对象能表达的意义,另一个对象也大致能全部表达出来^[4]。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观点中得到启示:一个对象可以被另一个对象解释,是因为不同对象之间存在相似或关联的信息(意义),并且它们可以通过符号感知的形式在“人与物”的系统结构中有效地传递与转化,从而完成信息的认知。据此,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探讨符号学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应用到儿童家具设计领域的可行性,以期儿童家具产业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1 符号学与儿童家具设计

1.1 由事物到符号感知

詹姆斯·吉布森的“可供性(affordance)”^[5]理论认为,接受者对环境中的事物的感知,可理解为其知觉层面对事物所散发信息的反馈,即该事物信息是否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延伸至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并在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事物所散发的信息进

行对接(Found Object 重层性)^[6]。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出发,认为形成思想层面的经验,是人类日常生活积累的无意识集合^[7]。据此,事物散发的信息能否以符号感知作为载体进入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无意识层面能否寻找到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事物信息产生对接,对接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接受者的两大属性(生物属性和人文属性)。在此,以事物信息的符号感知传递与转化为目的,从接受者的两大属性出发,对“物(事物信息)与人(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类型划分如下,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事物散发的信息主要以四种不同的方式与接受者产生关联,具体如下:

第一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可供性的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动人的直接知觉,直接知觉让接受者直接实施行为(归属于条件反射的方式)。

第二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可供性的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动人的直接知觉,事物单一的可供性将会以符号感知的方式延伸至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唤醒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与之对接,进而形成前意识,完成信息的认知。

第三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如果事物信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性的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动人的直接知觉,受到接受者个性差异性的制约,这些可供性之间会形成比较,并会以多个符号感知的方式先后延伸至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唤醒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分别与之对接,进而形成多种前意识,完成多种信息的认知。

第四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符号感知的形式直接进入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唤醒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与之对接,进而形成前意识,完成信息的认知。

在“物(事物信息)与人(接受者)”的关系中,第一种事物信息的传递方式仅停留在人的生物属性层面,没有进入人的人文属性层面,因此无法完成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其他方式中的事物信息皆以符号感知的形式进入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并进一步形成了前意识,有效完成了符号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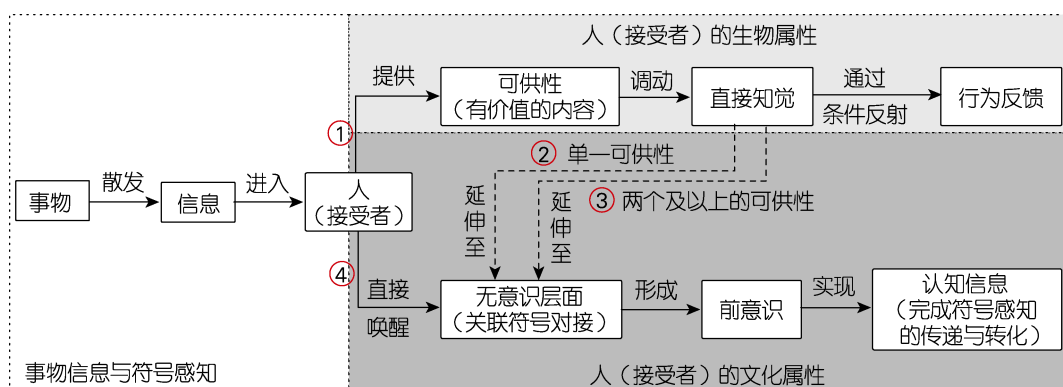


图1 事物信息与符号感知关系图

Fig.1 Relationship diagram between thing information and symbol perception

的传递与转化;这三种事物信息传递方式将是文中探究的内容。

1.2 从符号感知到儿童家具设计

认知心理学认为,符号感知作为人知觉层面的产物,承担着“物(事物)—人(接受者)—物(产品)”关系中的媒介作用。深泽直人以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模型为基础,提出了“结构主义产品文本”理论。他认为,在产品文本系统结构内的设计活动,凡是涉及到体验和情感方面的表达,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一方向符号感知向另一方符号感知的传递,一种符号感知向另一种符号感知的转化^[8]。

随着国家三胎政策的开放,我国儿童数量将会更加庞大。与此同时,在儿童家具设计领域,儿童的身体发展、认知特征、行为特征、教育、感知等方面的问题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9]。如何利用设计的手段,从儿童的特殊性需求出发,设计出既能满足儿童对于家具的功能需求,又能满足儿童对于家具新颖外观形式以及文化内涵等情感方面的需求^[10],是当下儿童家具设计的迫切任务。儿童家具中的功能和情感需求,是儿童家具设计中“产品功能”和“产品语义”的重要外显形式,有赖于儿童家具设计活动中的符号感知在“物(事物)—人(接受者)—物(儿童家具)”过程中的有效传递与转换才能实现。

因此,在儿童家具设计活动中,符号感知的有效传递与转化成为了其体验和情感表达得以成功展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再者,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是一个抽象的过程,难以被传统的设计方法有效地量化。雅柯布森符号学观点的“言语交际六功能”^[11]中的“表意”传递原理,为这种抽象推导过程具体化提供了有效指引:从符号学与家具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对符号学理论系统和家具学科方法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整理,搭建出符号学与家具学科方法论相互解释的理学设计思维框架;通过这种抽象思维融合的推导过程中,使儿童家具设计活动中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过程呈现出具象化的特征,为符号学进入儿童家具设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艾柯所说,一切都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12]。

2 符号学理论下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框架构建

事物信息感知的类型分析为符号感知在不同对象之间的传递与转化方式提供了基础理论研究框架,然而“宏观”的类型分析难以探究到符号学作为设计方法的内部框架与组织之间的具体运作关系,更无法为儿童家具设计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操作指引。为此,在事物信息感知的类型分析的基础上,探究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方式组织类型所涉及的下一层级“微观”逻辑关系—组织关系架构模型下不可细分的“细胞(符号或元素)”单元基准层面,为符号学与儿童家具设计建立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最大的延伸可能。

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关原理,结合事物信息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方式的基础框架,以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文本^[13](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关系)编写为依据,构建以符号学为设计方法的儿童家具设计中符号感知传递与转化的不同类型框架。

2.1 文本内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2.1.1 文本内单个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事物散发出许多信息,信息以单一可供性的方式刺激设计师的直接知觉,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之对接,以符号感知(与单一可供性对接)的形式,完成从“物(事物信息)”到“人(设计师)”的传递;同时,儿童家具以“元素(结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刺激设计师的直接知觉,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找寻关联表意的符号相对应,以符号感知(与元素对接)的形式,完成从“物(儿童家具元素)”到“人(设计师)”的传递;当与单一可供性对接的符号感知和与元素对接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单一可供性将会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童家具文本。至此,事物信息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物(事物)—人(设计师)—物(儿童家具)”的通道中完成传递与转化,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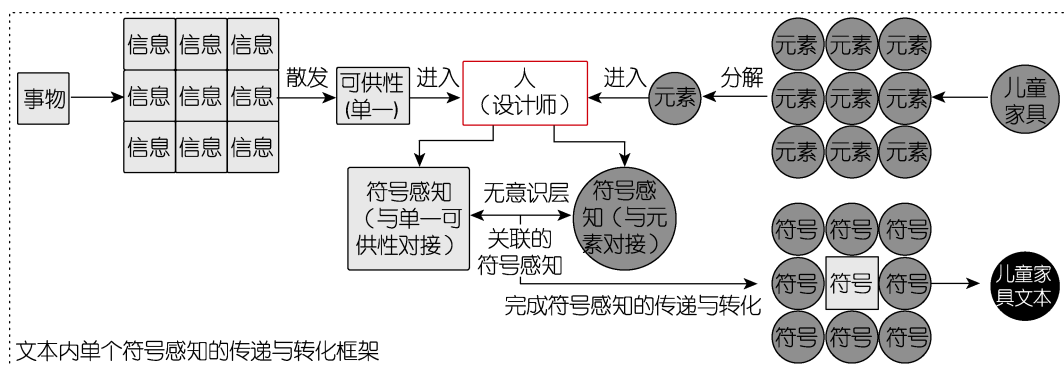


图 2 文本内单个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2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single symbol perception in text

2.1.2 文本内组合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在事物散发出的众多信息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在此仅讨论两种)可供性对设计师的直接知觉进行有效刺激的情况时,当这些可供性进入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后,它们之间将会形成比较关系,并根据设计师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一种先后顺序的方式找寻关联表意的符号分别与它们进行对接,从而形成两个感知符号。另外,儿童家具同样以两个“元素(结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对设计师的直接知觉进行刺激,并会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找寻相应表意的符号与之对接,形成两个符号感知。在找寻可供性符号感知和元素符号感知之间的关联性时,由于事物与儿童家具都存在两种符号感知,所以它们之间的关联类型会表现出以下两种特征:

1) 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由事物可供性形成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与元素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存在关联时,即符号感知 n 与符号感知 N ,符号感知 $n+1$ 与符号感知 $N+1$,皆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的可供性 n 和信息的可供性 $n+1$,将会以符号的形式分别进入

儿童家具元素内不同的元素组合结构中,对结构中 N 元素和结构 $N+1$ 元素进行重组或替换,形成儿童家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下的一个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如图3中的家具文本A)。

2) 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由事物可供性形成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与元素的符号感知 $N+1$ 和 N 存在关联时,即符号感知 n 与符号感知 $N+1$,符号感知 $n+1$ 与符号感知 N ,皆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的可供性 n 和信息的可供性 $n+1$,将会以符号的形式分别进入儿童家具元素内不同的元素组合结构中,对结构中 $N+1$ 元素和结构 N 元素进行重组或替换,形成儿童家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下的另一个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如图3中的家具文本B)。

由事物信息所提供的两种可供性在对设计师的直接知觉进行不同程度的刺激后,先后形成两个符号感知,当这些符号感知与儿童家具元素组合结构关系中的两个元素所形成的符号感知能够产生相互关联时,事物信息便能以先后顺序的方式在“物(事物)一人(设计师)一物(儿童家具)”的通道中完成两种形式的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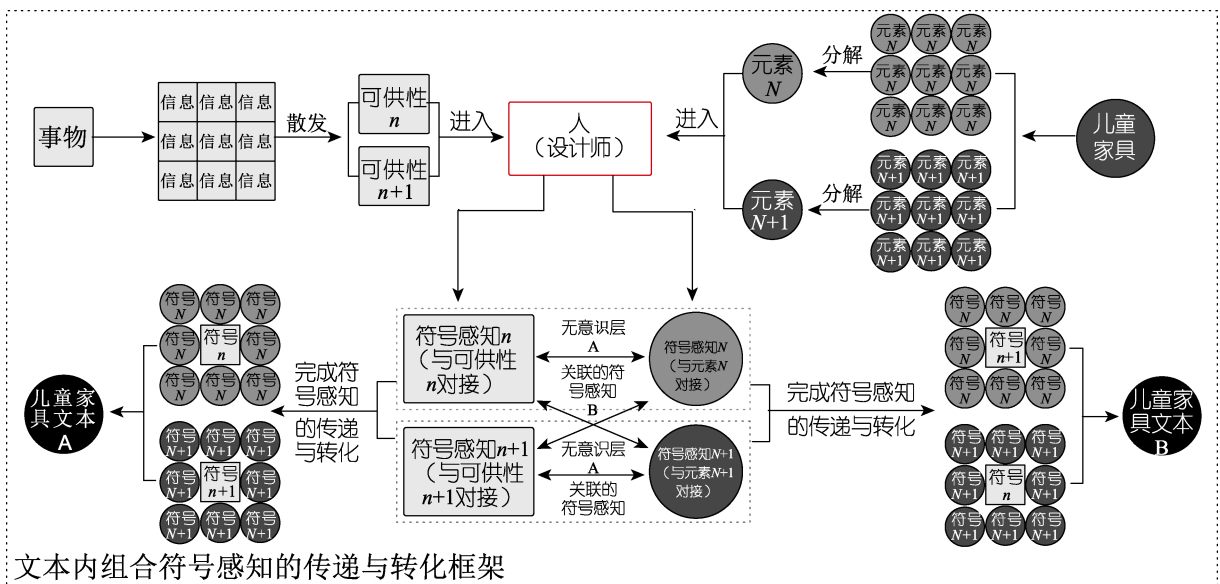


图3 文本内组合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3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combined symbol perception in text

2.2 文本外附加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在事物散发出的众多信息中,某类信息可以直接唤醒设计师的无意识,并在其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感知与之对应;再者,儿童家具同样以“元素(结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直接刺激设计师的无意识,并在其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感知与之对应。当与事物信息对接的符号感知和与儿童家具元素对接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将会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童家具文本。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在常规的使用环境

中,事物信息无法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物(事物)一人(设计师)一物(儿童家具)”的通道中完成传递与转化;只有当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处于特殊的环境时,事物信息才能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这种通道中完成传递与转化,见图4。

上述的三种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类型文本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不管是事物信息的认知还是儿童家具元素的认知,都延伸到了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并在该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之相对接,形成符号感知;当信息的符号感知和元素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便会以符号感知的形式进入“物(事

物)一人(设计师)一物(儿童家具)”通道中进行流通,并会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

中相应的符号感知进行不同方向的解释:服务于文本系统、文本情感表达或兼顾两者,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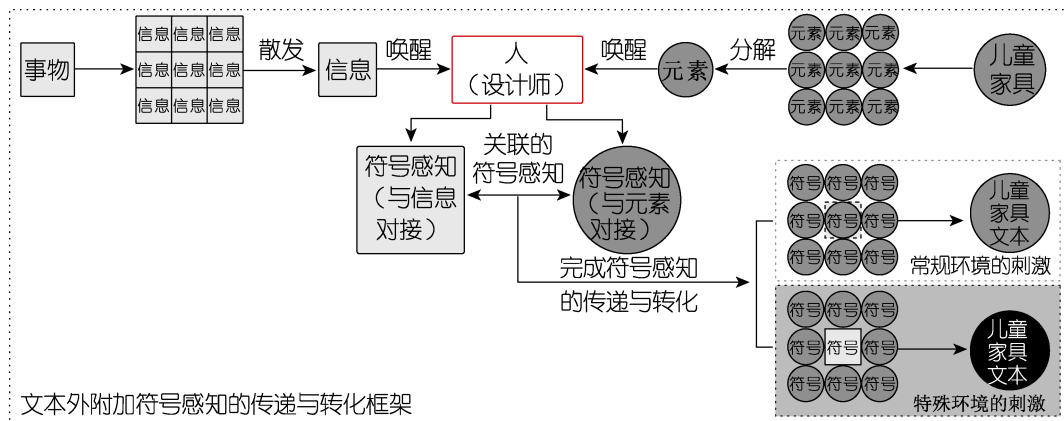


图 4 文本外的附加符号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4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additional symbol perception outside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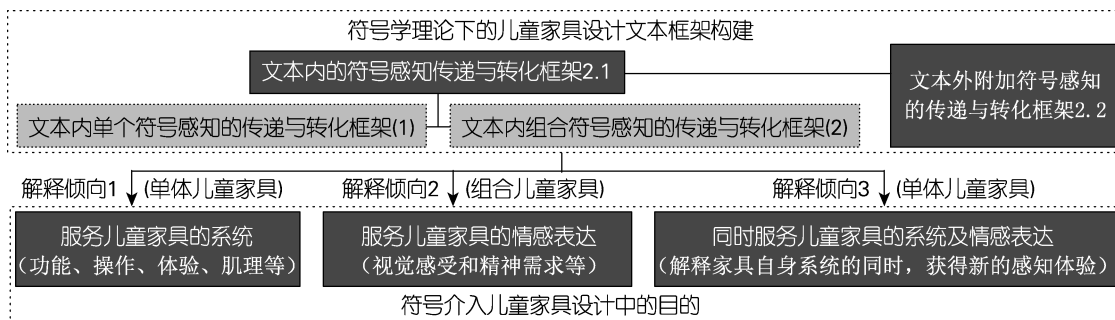


图 5 儿童家具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类型与解释方向

Fig.5 Type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irection of symbol perception in children's furniture

所不同的是,第一种类型,单个可供性的符号感知和元素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这个可供性的符号感知直接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在形成的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内完成事物信息所对应的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并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内的对应元素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它的主要应用对象为单体儿童家具。第二种类型,出现两个可供性的符号感知和元素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这些可供性的符号感知会以两种形式先后(受个体差异性制约)进入儿童家具元素内组合的不同元素结构中,在新的不同的儿童家具文本结构中完成传递与转化,并以事物符号感知的形式分别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中的两个符号感知进行相应方向上的解释,它的主要应用对象为组合儿童家具。第三种类型,某类信息与元素可以通过直接刺激设计师的无意识,形成符号感知;当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时,信息的符号感知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只有在特殊环境的刺激下,信息的符号感知才能在儿童家具文本中完成传递与转化,并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结构外附加的单个或多个符号感知进行解释,它的应用对象主要是单体儿童家具。

3 符号学理论下的儿童家具设计实践

在以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为基础的儿童家具设计基本模型框架内,可以将儿童家具设计理解为设计师对儿童家具文本的再次解释过程,其创新的程度取决于“物(事物信息)”与“物(儿童家具元素)”的创造性关联程度。不管是何种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类型文本,从儿童家具设计的本质来看,最终的目的要么是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使用操作),要么是服务儿童家具的情感表达(文化内涵),或者是同时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和情感表达。

3.1 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算盘系列·高低椅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以某事物的单一可供性所形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结构中的某个元素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当解释偏向于儿童家具自身的功能、操作、体验、肌理等内容时,该符号感知以服务儿童家具文本的系统为主。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算盘系列·高低椅”文本编写,以及设计的“算盘系列·高低椅”,见图 6 和图 7。

算盘可以散发出“珠子结构”的信息,信息以“珠子移动,高度改变”的可供性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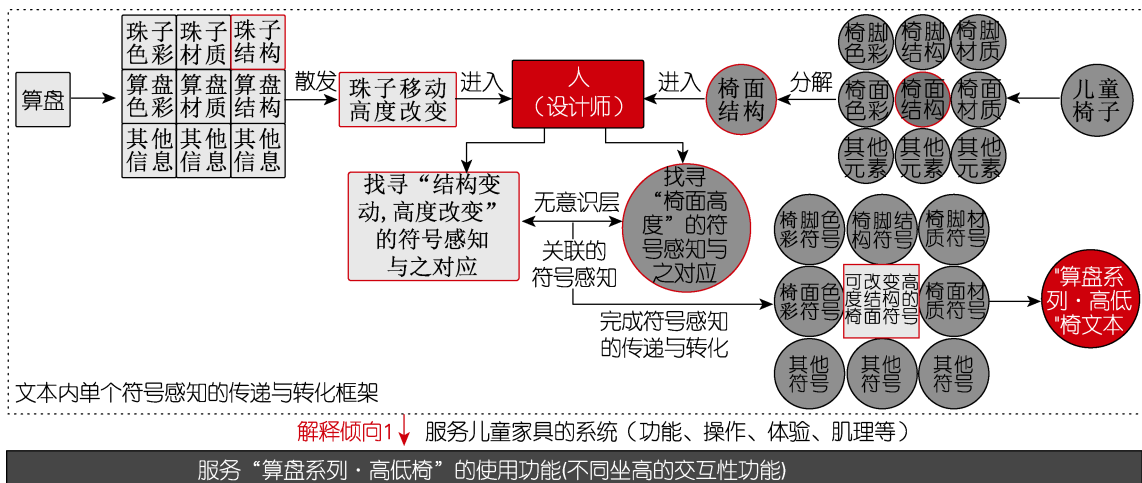


图6 “算盘系列·高低椅”文本编写

Fig.6 Text writing for "Abacus Series·High and Low Chairs"



图7 “算盘系列·高低椅”设计作品

Fig.7 Design of "Abacus Series·High and Low Chairs"

层面，并在思维层寻找“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关联表意符号与之对接，形成符号感知；同时，儿童椅子以“椅面结构”的结构元素方式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并在思维层寻找“椅面高度”的关联表意符号与之对接，形成符号感知。此时，与算盘“珠子结构”信息所对接的“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符号感知和与儿童椅子“椅面结构”元素所对接的“椅面高度”的符号感知具有表意上的相似性，因此，算盘“珠子结构”的“珠子移动，高度改变”的可供性便会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椅子的元素结构中，改造其结构，形成“算盘系列·高低椅”文本。该文本主要是以算盘的“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符号感知对儿童椅子的“椅面高度”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目的在于通过“算盘系列·高低椅”坐垫组合的变化，形成一定级差的尺寸^[4]，为不同身高的儿童提供最大限度的身体尺度舒适性。

3.2 服务儿童家具的情感表达：粤韵·组合衣帽架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以事物先后所散发出的两个可供性所形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元素内组合结构关系中的两个元素所形成的符号感知进行先后解释，当解释偏向于儿童家具的视觉感受、文化需求、

情感表达等内容时，这些符号感知以服务儿童家具文本的情感表达为主。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粤韵·组合衣帽架”文本编写，以及设计的“粤韵·组合衣帽架”，见图8和图9。

岭南水乡可以散发出“池塘”和“镬耳墙”的信息，信息以“池塘色彩（可供性 n ）”和“镬耳墙造型（可供性 $n+1$ ）”两种可供性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在设计师思维层先后寻找“村落印记（与可供性 n 对应的符号感知）”和“家的视觉形象（与可供性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的关联表意符号与它们对接，形成两个符号感知；另外，儿童组合衣帽架以“架子造型（元素 N ）”和“坐垫色彩（元素 $N+1$ ）”的元素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在设计师思维层先后寻找“视觉形象（与元素 N 对应的符号感知）”和“心理感受（与元素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的关联表意符号与它们对接，形成符号感知。此时，与岭南水乡“池塘色彩（可供性 n ）”对应的符号感知“村落印记”和与儿童组合衣帽架“坐垫色彩（元素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心理感受”具有表意上的关联性；与岭南水乡“镬耳墙造型（可供性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家的视觉形象”和与儿童组合衣帽架“架子造型（元素 N ）”对应的符号感知“视觉形象”具有表意上的相似性；即遵循“文本内两个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中的儿童家具文本B类型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方式。因此，岭南水乡“池塘”的“池塘色彩（可供性 n ）”便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组合衣帽架的坐垫元素结构中；岭南水乡“镬耳墙”的“镬耳墙造型（可供性 $n+1$ ）”便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组合衣帽架的架子元素结构中；分别对儿童组合衣帽架元素内组合结构关系中两个元素结构进行重组，形成“粤韵·组合衣帽架”文本。该组合文本主要是以“村落印记”符号感知对“心理感受”符号感知的解释，以“家的视觉形象”符号感知对“视觉形象”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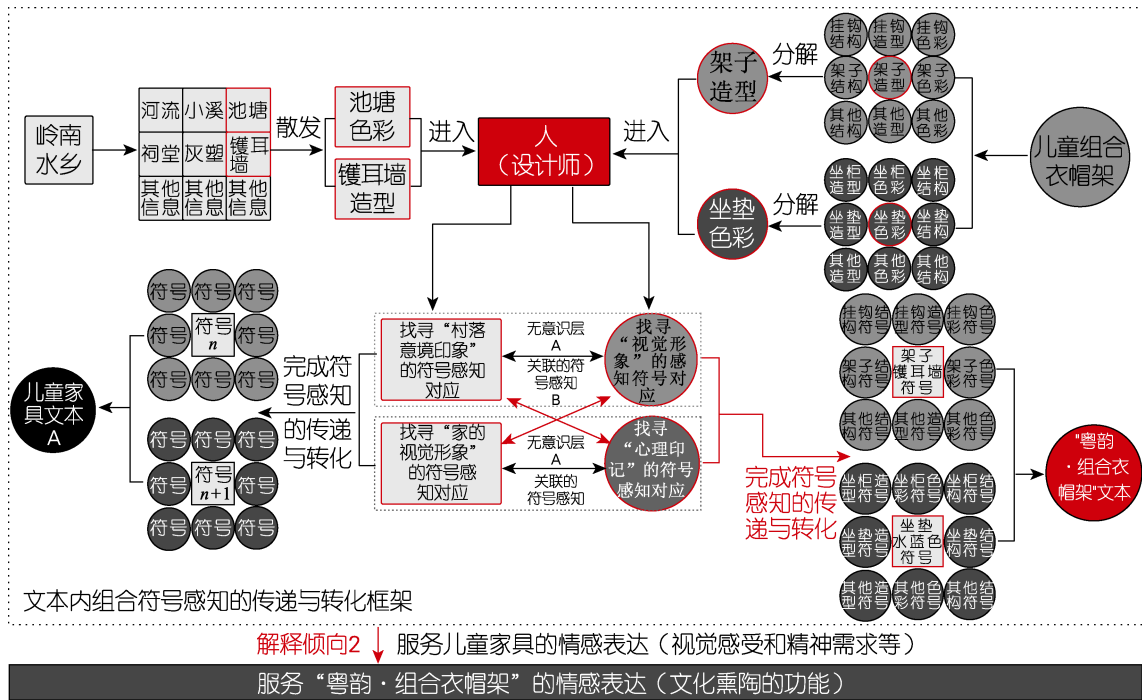


图 8 “粤韵·组合衣帽架”文本编写
Fig.8 Text writing for "Yueyun-Combined Clothes St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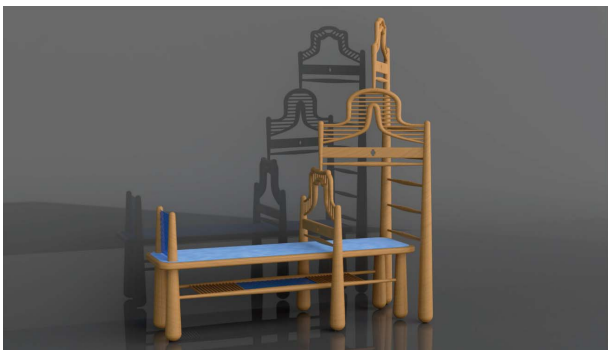


图 9 “粤韵·组合衣帽架”设计作品
Fig.9 Design of "Yueyun-Combined Clothes Stand"

号感知的解释, 目的在于通过“粤韵·组合衣帽架”顶部的镏耳墙抽象造型与坐垫的水蓝色色彩的组合营造岭南地区村落水乡的景象, 让儿童在使用“粤韵·组合衣帽架”的过程中, 不经意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15]。

3.3 同时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 and 情感表达: 娱乐的凳子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 以某事物所散发出的某类信息所形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结构中某些元素所形成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 当在对儿童家具自身系统进行解释的过程中, 同时获得一些新的体验感知, 该符号感知表现为同时服务儿童家具文本的系统 and 情感表达。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娱乐的凳子”文本编写, 以及设计的“娱乐的凳子”, 见图 10 和图 11。

绕珠玩具所散发出的“文本结构”信息直接唤醒设计师的无意识, 在思维层找寻“有趣的支撑结构”

的符号感知与之对应; 与此同时, 儿童凳子以“凳脚结构”的结构元素直接刺激设计师的无意识, 在思维层找寻“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与之对接。此时, 绕珠玩具“有趣的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和凳脚“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皆具有“支撑、框架”的表意, 因此, 绕珠玩具“框架结构”的信息以符号形式进入儿童凳子的元素结构中, 更新其结构, 形成“娱乐的凳子”文本。在常规的环境中, “娱乐的凳子”文本中的“凳脚”结构符号仅表现出“支撑、框架”的功能。只有当文本处于娱乐的特殊环境中, “娱乐的凳子”文本中的“凳脚”结构符号才会表现出“绕珠游戏”的娱乐功能; 此时, 该文本主要是以绕珠玩具的“有趣的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对凳脚的“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 目的在于使“娱乐的凳子”具有“坐”功能的同时, 附带有益智类游戏的行为引导 and 情感体验功能^[16]。即维持凳子坐功能的同时, 在“绕珠游戏”的娱乐过程中, 儿童还可以分别获得在对珠子进行楼梯形轨道滑动时的“天天向上”表意和珠子最终走完一个完整的奖杯形轨道后的“冠军荣耀”表意的心理体验。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所构建的儿童家具文本的服务偏向由事物散发信息的符号感知属性决定: 当符号感知偏向使用操作时, 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服务儿童家具功能的特征; 当符号感知偏向情感表达时, 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服务儿童家具内涵的特征; 当符号感知同时偏向使用操作 and 情感表达时, 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同时服务儿童家具功能 and 内涵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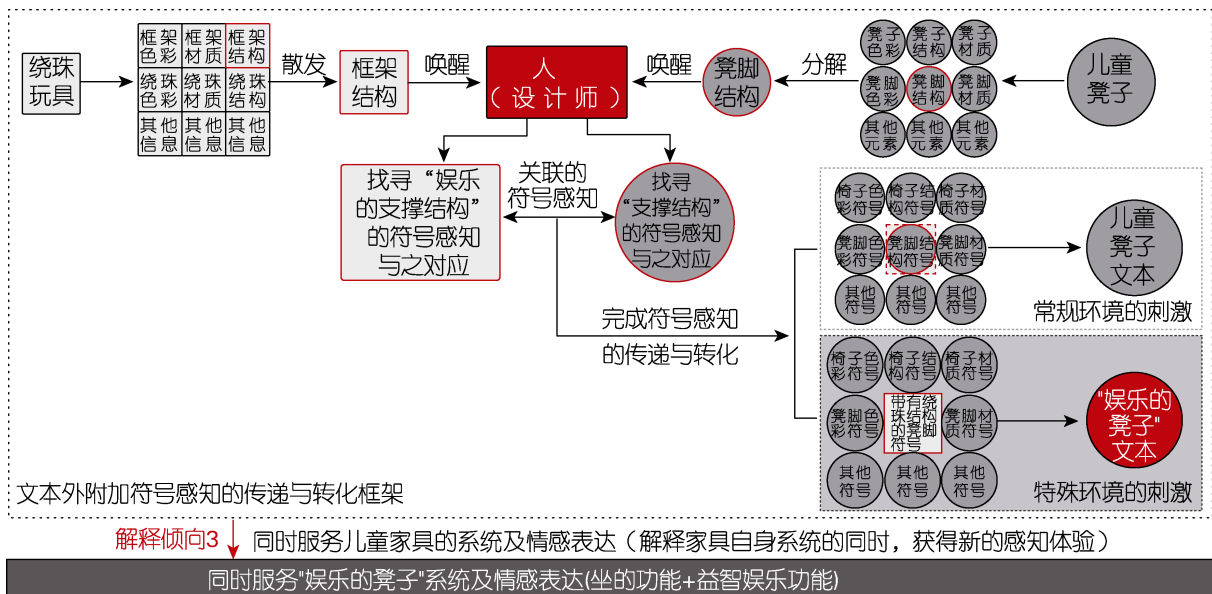


图 10 “娱乐的凳子”文本编写
Fig.10 Text writing for "Recreational St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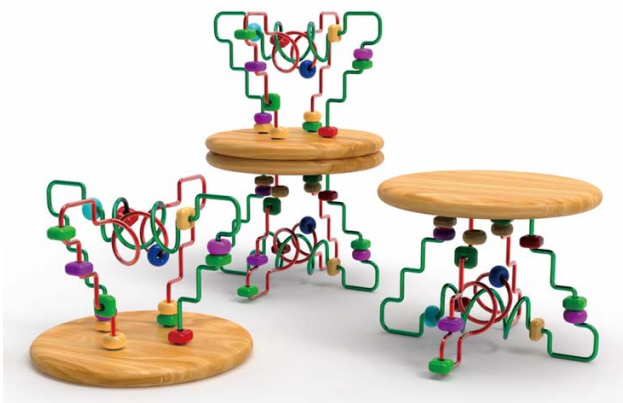


图 11 “娱乐的凳子”设计作品
Fig.11 Design of "Recreational Stool"

4 结语

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17],具有“意义传播”的特征,能够为人文社科领域内所有关于意义表达的理论 and 实践研究提供参考。儿童家具设计作为设计领域的分支,将功能、文化、认知和情感等内容进行有机组合,在丰富其功能的同时,注重儿童的内心情感体验^[18],将会是儿童家具设计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因此,将符号学相关原理应用到儿童家具设计领域中,以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作为切入点,搭建以符号学作为设计方法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的基本模型,并以具体方案验证其可行性,既可以拓展符号学应用的研究维度,也可以拓展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深度。

参考文献:

[1] 冯雨. 中国传统家具演变历程研究[J]. 林产工业,

2021, 58(3): 32-36.

FENG Yu. Study on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1, 58(3): 32-36.

[2] 蔡军, 李洪海, 饶永刚. 设计范式转变下的设计研究驱动价值创新[J]. 装饰, 2020(5): 10-15.

CAI Jun, LI Hong-hai, RAO Yong-gang. Design Research Driven Value Innovation under Shift of Paradigm[J]. Art & Design, 2020(5): 10-15.

[3] 秦金璐, 张冰钰. 现代儿童家具设计要点与难点[J]. 林产工业, 2021, 58(8): 90-92.

QIN Jin-lu, ZHANG Bing-yu.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Modern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1, 58(8): 90-92.

[4]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ROLAND B. Elements de Semiologie[M]. LI You-zheng, Translated.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白仲航, 邢丽, 赵芳华. 从可供性视角看待情感三层理论在产品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20, 41(22): 21-26.

BAI Zhong-hang, XING Li, ZHAO Fang-hua. 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in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ordan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2): 21-26.

[6] 后藤武, 佐佐木正人, 深泽直人. 设计的生态学[M]. 黄友玫,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 31-33.

GOTO T, MASAHITO S, NAOTO F.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Design[M]. HUANG You-mei, Transl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31-33.

[7] 胡芳琪.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HU Fang-qi. Research on Lévi-Strauss' Structuralism Mythology[D].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21.
- [8] 董文英, 黄佳敏, 戴向东. 基于无意识设计的竹家具对用户刺激研究[J]. 林产工业, 2017, 44(8): 47-50.
DONG Wen-ying, HUANG Jia-min, DAI Xiang-dong. The Research on the Stimulation of Bamboo Furniture Based on the without Thought Design to Users[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17, 44(8): 47-50.
- [9] 曾山, 关惠元. 发展心理视野下学前儿童家具设计探讨[J]. 包装工程, 2018, 39(4): 141-145.
ZENG Shan, GUAN Hui-yuan. Desig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4): 141-145.
- [10] 曹春燕, 杨刚俊. 提升儿童家具情感化设计初探[J]. 林产工业, 2021, 58(2): 65-67.
CAO Chun-yan, YANG Gang-ju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mproving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Children's Furniture[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1, 58(2): 65-67.
- [11]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2版.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ZHAO Yi-heng. Semiotics principles & problems[M]. 2nd e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2] 李静, 王永祥. 表达的意义与意义的表达——雅柯布森的语言功能观[J]. 俄罗斯文艺, 2015(3): 133-139.
LI Jing, WANG Yong-xiang. Expression and Sense—Linguistic Semiotics of Jakobson[J]. Russian Literature & Arts, 2015(3): 133-139.
- [13] 郑晓发, 常走. 技术美学视野下智能媒体的审美特征[J]. 工业工程设计, 2021, 3(4): 42-46.
ZHENG Xiao-fa, CHANG Xua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Med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Aesthetics[J]. Industrial Engineering Design, 2021, 3(4): 42-46.
- [14] 杨文博, 邓莉文. 基于CMF的学龄前儿童益智桌设计研究[J]. 林产工业, 2020, 57(6): 55-59.
YANG Wen-bo, DENG Li-wen. Study on the Design of Puzzle Tabl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CMF[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0, 57(6): 55-59.
- [15] 刘乘源, 孙景荣.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新中式儿童家具设计研究[J]. 林产工业, 2020, 57(1): 58-61.
LIU Cheng-yuan, SUN Jing-rong. Study on New Chinese Style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0, 57(1): 58-61.
- [16] 刘佳慧, 张帆. 行为引导在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9): 8-11.
LIU Jia-hui, ZHANG Fan.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Behavior Guidance in Furniture Design[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1(9): 8-11.
- [17] 胡易容. 传播研究的符号学范式、流派及观念[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41(6): 181-188, 213.
HU Yi-rong. Semiotics Paradigm, Schools and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2020, 41(6): 181-188, 213.
- [18] 孙梦媛. 木制家具设计中的情感化体现[J]. 林产工业, 2021, 58(1): 70-71, 74.
SUN Meng-yua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Wooden Furniture Design[J]. China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2021, 58(1): 70-71, 74.

责任编辑: 马梦遥